

藍之絕調

這時他想起那個遙遠下午，意外躍進耳膜，來自某陌生草原的呼喊。

攝影機捕捉到黃昏時分的河岸，一點潺潺流水波瀾閃耀，映輝炙熱的暑氣光芒。乾季即將結束，雨季正要來臨，旁邊群聚彩色鮮艷的高大鶴鳥，被沾濕的寶藍色羽毛和豔陽相互亮著。也許正逢發情期，位在中央的雄壯公鳥鼓起厚實的胸，忽然朝日落染成紫霞的雲花鳴叫起來。狂野高頻幾乎震裂螢幕，忽又墜入沉沉欲醉的迷人低音，那隻鳥彷彿飛入心中，牽引全身的血流隨節拍衝刺或流緩，躁動刺激著腦內部本能，於是他頰上的肌肉顫動，牙齒不由得哆嗦起來。直到父親將電視關閉，黑色螢幕倒映出客廳沙發，和一個嘴唇發紫嘴角流涎的男孩。

之後，他產生對聲音的極度癡戀，甚至令他父母懷疑這孩子是不是患病的瘋兒。當所有同齡都在打球玩電動時，他鎖在房間內，趴在桌上聆聽萬物歌唱。鳥啼犬吠，嬰兒哭鬧，電話鈴響和開水煮沸，大氣震動，任何波長變化都逃不了他敏銳的雙耳。濕度在雨落前產生的厚重微聲，放晴後陽光摩娑藍天的溫柔沙沙響，七歲的他目瞪口呆，胸口翻湧純潔的敬畏之情，波濤拍打後腦勺，喉裡約莫會厭的地方掄動不已，近似嘔吐的感覺衝上來，他跪在地板緊緊抓住床腳，小心翼翼，緩慢把溢到唇邊的美麗魂魄放蕩出來。

那是他唱的第一首歌，誕自心靈的魔幻曲調。

往後十年的歲月裡，他被各大報紙及媒體譽為「當代第一音樂神童」。

—

放置宇宙鍋爐裡悶燒的初秋，急躁在血管裡楓葉般鮮明起來，剛與盛暑吻別的季節染上重感冒，體溫忽冷忽熱。微風的呼吸吹過行道樹，揚起陣陣旋律溫柔。夜雨後清新的藍之晨泛著閃閃淚光，造物者奏出的音符翻到地面便成碎鑽，激起耳朵愉悅。他不禁露出微笑。

今天的「聲音」相當好。他想到。而這通常意味著運氣好的一天。

他悠哉地看向公車窗外，髒污遮蔽了一點視線，但仍能看清風景。到底心情怎麼會這麼好？連車門打開，下車鈴叮叮咚咚，旁邊母親對幼稚園兒子的低聲訓誡，偶爾飛進車內的麻雀啾啾，都令他快樂地想哼歌，終於隨口唱出近期為了比賽準備的創作曲，但聲音方出，耳邊聲響瞬間低沉慢拍。他皺起眉頭。

在他第一次接觸歌唱的美妙後，身為教育者的父親看出兒子對聲音的絕對靈感，知道適當培養後必定前途無量，便將他送去音樂教室學習。受過正統的教育指導後，他的創作更加閃亮，每首譜出的樂章都散發輝煌的光，微妙的粒子在上頭纏繞，帶給聆聽者震撼的全新體驗。無論是怎樣資深的評論者，在他壓倒性的才華面前只能俯首稱臣，就像旱災難民無法直視太燦爛的朝陽。

「Vere ingenio！（真是天才）」世人如此讚道。

在這其中，只有一位來自香港的評論家冷酷的表示，在尚還稚嫩的年齡獲得不相稱的才能，對人生的平衡有害無益，更甚者，將造成悲劇性的墮落。

讀到雜誌這段時他不屑地哼一聲，丟入資源回收。表面上雖保持著謙沖自牧

的態度，心底卻篤定自己會是這時代裡最優秀的音樂家，無人能出其右，戴上樂壇權威桂冠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

諷刺的是，最近他的靈感竟逐漸乏困。雖然作品仍是超齡水準，但他心底明白，過去傾瀉出萬千變化的黃金瀑布在減少水源。至深的恐懼吞沒了他的夜晚，輾轉難眠的是可能失去鋒芒的痛苦。

必須找出解決辦法。他凝視窗戶倒映出憔悴的神情。拜託，上蒼保佑啊。

「你到底在說什麼呀？」

突來的喊聲使他跳起來，他是在乎聲音幾近潔癖的人，世間多數人專注視覺記憶，他卻擁有極敏銳的聽覺記憶。能清楚回憶曾聽過的聲音，日常經過的街道，倘若響起不尋常的怪聲他便能立刻發覺，甚至曾拯救一隻被裝在紙箱，丟進垃圾桶嗚嗚哀鳴的小狗。而此時此刻，有種非常明顯，擁有獨特氛圍的音色。當然每個人的嗓音都不盡相同，但這聲音能像磁石般吸引他的雙耳，令他一瞬間，竟是失神了。

他慌忙搜尋來源，終於發現後車門的欄杆旁，一個女孩正臉露難色，焦急地使用手機通話。他呆呆聽著那魔音傳腦。雖是略帶怒意，卻能認知底下語音的甜美圓潤，說是黃鶯出谷的比喻太可惜，用過成千上萬次的形容不足以媲美她帶給耳朵的渾身酥麻。硬要說的話，想想楓糖漿滴落鬆餅；牛奶煮沸咕嚕咕嚕；繫在奔跑柴犬頸上的鈴鐺；相思木吉他搭配紅銅弦的溫暖和弦……他用上所有聽過最美好的聲音，而這些，僅能組成她聲音一小部分的元素。還有一大片未知的領域等候探索，他深呼吸，眼眶幾乎泛淚，原來世界上還有我未知曉的聲音組合哪。

他的沉醉尚未結束，女孩卻已準備下車。人群遮擋她離去的身影，卻仍能從腳步聲推斷她行走時的體態優良，更可以想像周遭散發的超然氣質，還有能原諒全世界的溫柔微笑。

同時他的嘴角也劃出弧線

她身上有我追逐無止，永遠渴求著的東西。他想。接近本能的意識告訴他，需要的事物剛剛與他擦肩而過，而他從不是輕易放棄天賜機會的獵人。

藍之晨空氣爽朗。

二

可惜機會久久不肯降臨。

他找到淺藍色制服代表哪處學校，上網用 instagram 和臉書搜尋制服繡上的名字，極普通的十七歲少女，似乎也沒什麼音樂背景，可他依舊渴望再次聆聽她的聲音。但除了那次早晨偶遇，便再沒機會碰面。關於假日午後的寂寞，晴朗天空上雲綴飄動。坐在琴椅上他對著黑白鍵盤深深嘆息。

原本還在床上側躺著玩手機，回神時手指已在琴鍵上跳躍。練琴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練習就像呼吸般自然。縱然比起技巧性的東西他更熱愛創作，但只有想法和靈魂無可作用，仍需強大的基礎支撐，才能建造魔法光輝般的偉大殿堂。右手來回爬梳主旋律的音階，左手打底交織的和弦。真正厲害

的演奏家不會執著表面的華麗，而去探入譜中深處的呼喊，大和絃雄氣糾糾，小和絃婉轉泣泣，拉扯出聽者遙遠的秘密或曾經落淚，正是音樂魅力無窮的瞬間。

能治療難忘懷的愛恨情仇，想起柔軟的浮雲……彈奏間他的手指飛舞，飄忽忽陷入醉一般的夢幻，這世界的各位請飛起來，藍鳥已經拍翅準備……

一聲呼喊，飛行戛然輒止。他的手指凝結在空中無法壓下。

非常熟悉，不可能會忘記的聲音。

他連忙撲向窗戶，鼻子貼在玻璃上瞪著五樓以下的風景。

當然是她，擁有甜美嗓音的女孩，在社區的中庭和用電話和誰說話。秋陽穿過樹葉間，在她臉龐倒映出陰影，陣陣漣漪從少年心裡泛起。他已經是高中生，沒有青澀到無法理解這種感覺，只是他認為比起愛戀，更近於對美的欣賞和震撼。倘若把女孩說成米開朗基羅的雕刻，從她聲帶震盪出的歌聲堪比蕭邦的創作，浪漫唯美而超現實。

原來是鄰居呀，他嘆了口氣，頓時無心練琴。咚地一聲仰躺在床上，懶洋洋扭開廣播按鈕。反正現在什麼都不想做，給我聽點東西吧。

偏偏這時電台沒在播送音樂而是談話性節目，他翻翻白眼，卻懶得伸手調去另外一個頻道。

「所以您還是認為，藝術終究要從痛苦裡才能創造嗎？」主持人一派如往常低沉的嗓音問道。

來賓發出貓似的慵懶笑聲。「我們不能以偏概全，」她語調略微高亢「但文壇上看看張愛玲，繪畫界有梵谷，作曲家我是不熟，可是還有小學生都知道的貝多芬，如果沒有婚姻的絕望、財政困境、耳聾造成的人生低潮，我們可能就要哭著失去莊嚴彌撒了。」

主持人呵呵笑。「那天才呢？他們的創作就不值一提嗎？」

「天才確實是令人驚艷的，」她鎮定的回應「但沒有經歷過任何人生歷練的作品，打個比方，就像雛鳥未經風雪，還沒長齊的毛色就算再鮮豔，也是飛不起來的，沒用的裝飾品而已。」

吃飯了噢。媽在客廳叫著。他嘆的一聲關掉收音機。

無論天才或凡人，食物都能撫慰不安。何況是蜂蜜蘋果口味的雞肉咖哩。

飯後他舒服地窩在沙發上，一顆一顆接著咬下葡萄皮然後和籽一起吐出。電視新聞的播報聲，洗碗槽碗盤輕微碰撞聲，媽喀滋喀滋削蘋果皮的聲音，日常穩當的聲音進行令他放鬆，暫時從煩惱圈裡逃出。

「小兆，最近別在太晚的時候碰琴哦。」媽突然叮囑道「今天聽樓下管理員說，附近的鄰居好像有誰精神狀況不穩定，晚上不容易睡著，你別吵到人家啊。」

「聽我的琴聲是他的榮幸好嗎。」他不服氣的咕噥。但他也知道社區是許多棟七至八樓高的公寓面對面建造，有點聲響就很容易傳遍整個空間。比如今天能意外發現女孩住在同社區便是這個原因。縱然琴技精湛，他也擔心別人抱怨，除非手癢極致，否則盡量不在夜間彈琴。

等等。一陣靈光乍現。他匆忙跑進房間。拿起擱在琴蓋上的五線譜本放到書

桌。

反正我除了音樂才華還是只有音樂才華。他想。誰說告白不能用音樂傳達呢？寫一首歌表達愛慕是老套的，但放在現代仍然浪漫。雖然讓她聽到的機會還不知道，但之後要發在某些社群軟體，或者委託跟她同校的國中同學轉發都可以。搶先行動一直是他的鐵則，等寫好歌再來想辦法就行了。

他翻開空白五線譜，久未相遇的清新創作慾撲面而來，猶如秋季颯颯風響。

三

這座深淵都市沒有浪漫雪花，連街頭野鳥都不解風情，身披麻布袋，或者暗灰色羽衣四處遊蕩。如果說誰能讓這片靜謐之冬夜掀起銀色暴風，可能就是窩在窄小房間，手指於琴上跳動的少年吧。

縱使雪花不會降臨，每根時分針依舊挪移推進。他深知時間是偉大的煉金術師，但縱情浪費的話，整副軀殼轉眼被強烈濃酸腐蝕，來不及留下任何痕跡。於是短短五個月間他拚命作曲，為的是趕在麋鹿飛天，傳奇鈴鐺招響前呈上最深刻的心意。從前他鄙棄這種商業手法，認為是對西洋偉大節日最不可饒恕的褻瀆。可一想起沾在耳邊的溫柔嗓音，他除了舉手投降又能如何？人生短暫，對比他自己築建的哲學，愛情才是蠻橫的真理。

自從初秋那兩次見面，他再也沒見到女孩。但他確信在桌前念書、練琴時候、午覺剛睡醒，他數次聽見她說話或者唱歌的聲音。說來似乎有點詭異，卻是他寫曲時源源不絕的動力。

每當他想到這是為女孩所寫的歌，熱辣辣的血液在體內竄流，指尖感受到琴鍵冰涼，頓時也如火般燒起，他在奏曲的不是一架金屬塑膠羊毛氈拼湊的器具，而是某隻活鳥引吭高歌，他藉著觸碰牠羽間的骨骼，駕馭著至高無上的崇極樂章。試想有點憂傷，草食動物般易受傷的雙眼，彎彎如弦月倒映的眉，山澗流成直瀉而下一流黑瀑布，尾末在頸窩分成兩條汨汨小徑，烏黑而柔軟。這是魔法啊，他不禁熱淚盈眶，僅容他獨使的魔法。他喘息粗重，手指卻依舊不失輕盈。他耳邊泛起樹葉沙沙聲響，抬頭便見那棵神木。根部及枝枒等骨幹閃耀著鋼鐵般的藍金色，卻又彷彿有溫度的彈性，同樣是藍金的葉子被打磨的如此薄麗，月光透下便閃爍熠熠燦芒。微風搖擺，整片森林像隻獸嚎起來，突然他才明白那不是風，是一群銀藍色巨鶴降臨前，引動大氣產生的波動。他跳起來高呼，他傻笑，望著女孩陶醉的笑顏，歌謠似乎就這樣永遠鳴唱不已，與粉紅的東風戲弄呼應……

咻地一聲，箭羽擦過他耳朵，刺向飛鳥胸膛。

巨鶴轉眼被箭獵殺。它痛苦的眯起眼睛，亮得不自然的鮮紅血液塗在樹幹上，太陽雙胞胎般的金黃色瞳孔滑下兩行眼淚。

「嘎嘎嘎嘎嘎啊哈……」

他的演奏被吵鬧聲打斷，從音樂的世界抽離。他不禁憤怒的跳起，衝向窗邊用力推開紗門，瞪視窗外的景象，搜尋發出怪響的對象。

在他不知道的時候下起了雨，平常燈火通明的社區黯淡幾分，這麼冷的雨夜，

多數人早已入睡。因此不難找到聲音來源。

忽然他愣住了。

斜下方的那格方塊亮著桌燈，似乎有人在不斷扯著電線，燈光搖搖擺擺晃盪不已。桌上的紙撒落一地，一張A4紙張方才飄落又被那人影抓起，撕成一塊塊雪白的落花，幾點紅紅的印子黏在四處，難以推測是紅墨水，或者他不願去想的液體。人影怪叫著，在房間跑跳著，哈哈大笑在床鋪翻滾跳躍，發出貓叫春般低啞的嘶吼，又如梟夜啼似的嗚嗚哭聲。不知怎麼地，一種冷冷的感覺從他背脊攀上，緩緩吞沒了自己。

好可怕。他顫抖的想著，準備關上窗戶蒙進被窩，裝作什麼都聽不見。

在他準備這麼做的時候，哭叫不停的人影停止動作，拉開他房間的窗戶後抬起頭，竟然正與少年四目相望。

他感到雨水冰透了四肢。

是那個女孩，他夢寐以求，準備將自己所作曲目演奏給她聽的人。溫柔嗓音、秀髮、雙眸、彎彎的眉……此時她整臉沾滿紅斑，衝著露出怪異微笑，用何以往判若兩人的嗓音嚎叫起來。

「為什麼呢……？你告訴我呀啊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他顫抖的關上窗戶，跌跌撞撞撲向床，淚水濕透枕頭，不斷抖瑟著。

砰！

聽起來像瓦斯爆炸的聲音。原本想忽略女孩的里民們全都清醒了，紛紛亮起燈光，竊竊私語溢滿窄小的社區。彷彿晨起的飛禽走獸，圍觀森林之主死去，議論紛紛卻又不太在乎的神情。

四

好幾天他都躺在床上，閉眼又張開，才驚覺身上纏滿地獄似的火燙，然後又昏睡而去。半夜他醒來，痛苦的呻吟，耳膜腫脹得彷彿破裂，手指關節僵的無法彎曲，至少他還是堅持練琴，冰涼的琴鍵帶給他些許好感。雖然夜晚如此折騰，早上依舊可以好好起床上學，聆聽晨間的聲音。

當然，一切都沒有女孩的聲音。

他痛苦地抱著頭，不明白為何情緒要這樣折磨自己。她不過就是個陌路人，意外喜歡上她的聲音罷了，畢竟是沒有交集的，無論那晚她身上發生什麼事，都與自己無干。可不知道怎麼著，在她雙眼中，他明白女孩發瘋的病根是自己害的。

因為什麼？他寫的歌嗎？

本來還有點睡眠的夜晚終究沒饒過他。他留著不知名的淚水，寫出一首又一首淒涼憂愁的曲調，鋼琴的八十八個鍵組成最深的懲罰折磨他。而那些曲竟獲得一致好評。

「這名神童終於打破之前的窠臼，創造嶄新的風格了！」一位評論家稱讚道。

太恐怖了，真的太恐怖。他跪在鋼琴旁喘息。那些讚譽讓他痛苦不堪，仿

佛此時的悲傷是他刻意造就，眼淚都是虛幻的演技，他想大吼，把世界踩在腳底蹂躪，把所有彼此深愛的人拆散。讓你們體會，才華者演繹藝術的絕望！但他什麼都沒做，只是不斷拖著發燒的身軀爬上鋼琴，在深夜演奏驚擾整棟房子的轟然聲響。

「去探望人家一下吧。」父親說道

他慢吞吞從床鋪爬起，四肢麻痺，眼珠布滿血絲而眼袋浮腫，斜斜乜視父親身穿西裝的樣子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他晃晃手上的水蜜桃禮盒。「以為我不知道？」他語氣淡然「你是我兒子，你寫的每首曲子我都聽過，難道我聽不出你最近這幾首歌的涵意嗎？」

正常人都不可能聽得出來吧。他想回嘴，卻發現自己連大聲說話的力氣都沒有。

「地址我已經用 LINE 傳給你了，隔壁鄰居告訴我她在哪裡的。」

「……醫院嗎？」

「算是吧。」父親靠在牆上，慢悠悠的說道「她吵鬧的那天晚上，據說是發現男友劈腿，然後加上學測的課業壓力，前幾天又是模考成績公布的時間。似乎是課業感情都沒有收穫的孩子啊。」

他心裡一震，有什麼東西在胸前燃了起來。他如初生的羔羊般顫抖起身，接過父親手提的禮盒。

他想到一件事，搖搖晃晃走到鋼琴前面坐下，打開手機的錄音模式。

「可以請你先出去嗎。」

父親似乎要說什麼，望著兒子端坐琴前的背影便放棄了。從小一直栽培孩子的音樂才華，現在究竟獲得什麼？掛滿整面牆的獎項，親戚朋友們的稱羨，超凡神童家長的名號，這到底有什麼意義？如果只是平凡的少年，假日會和朋友出門打籃球，煩惱數學題目和未來科系，而不是擁有燦爛得足以燒毀脆弱心靈的天賦……

「爸，不要煩惱啦。」他微笑著轉過頭「已經什麼都來不及了，我們往前看吧。」

中年男人愣了一下，無奈的勾起嘴角，默默從他房間離開。

醫院離他們家很近，公車站就有直達的班次。半小時後他站在醫院櫃檯前被消毒水的味道薰得發暈。他報了她的名字，櫃台小姐卻皺起眉頭。

「不能探訪嗎？」

「可以是，」看起來很精明幹練的中年女人推推眼鏡「但備註上說，請訪客一定要帶汽球，否則病人不接受探訪。」

五

他握著十來顆汽球走入電梯，無視旁人驚詫的目光，心臟怦怦跳著。病房離電梯很近，他拖著繃緊的身軀，輕輕轉開門把。

是單人病房，寬敞明亮，她坐在床上凝望窗外的風景，嘴裡似乎喃喃自語，眼神似方從銀河系回來—或者根本還沒回來—夢一樣的表情。雙頰豐滿，身體似乎也沒什麼受傷的異狀，已經比他擔心的情況好太多了。他緩緩吐出一口氣。她呆呆地回頭，看見汽球時浮出微笑。他將那叢繩子遞給她。

好多藍色呀。她笑道，聲音幾乎和以前一模一樣，溫柔婉約，撫慰他的五臟六腑。有幾種啊？

他努力把僵住的臉擠出笑容。妳數呀。

湖水藍，孔雀藍，北京藍，靛藍，深灰藍，冰雪藍，月光藍，普魯士藍……她孩子唱歌般念著顏色，語氣天真浪漫。謝謝你哦。

她很自然地跟這個陌生人聊起醫院的話題，一些平凡的趣事，她說著說著，望向汽球，想起什麼似的皺起眉頭。他趁著這空檔，把手機拿出來。

「我最近寫了一首歌呢，想聽嗎？」她點點頭。

手機的音質不好，也沒辦法錄得乾淨。不只可以聽見他彈琴時的呼氣聲，還有手指碰撞琴鍵的聲響。但這時，在潔白如霜雪的病房，即使是他敏銳至極的耳朵聽來，仍是能讓聽者被深深感動著的音樂，充滿作曲者誠摯的濃烈愛情。慢一點的拍子，流入些許多瑙河的水源，灌溉挪威森林裡的參天大樹，其中一棵特別耀眼，捧盡秋日剩餘的所有日照，數以萬計的葉子承受滿身光輝，迎風颯颯作響……

錄音檔很長，正在播放的時候，女孩忽然開口了。「這首歌有名字嗎？」

「還沒正式取名呢。」他笑道「暫時就叫它藍之絕調。」

女孩若有所思的點點頭。「這段歌讓我想起我的，應該說前男友了吧。」

他猛地抬頭，熱切注視女孩的嘴唇，好奇兩片顫動的蝴蝶會說出什麼話。

「從前，他也會用吉他寫歌唱給我聽。好漂亮的聲音，像一萬隻藍鵲從平地飛起的聲音……」

有什麼力量掐住他的喉嚨，他咳嗽，忍不住衝出一句話。

「所以妳男友跟妳在一起了嗎？」

女孩眨眨眼，多溫柔的雙眸，多美麗的睫毛，多優雅的雙眉。美的令人心痛。

「沒有哦。」她微笑。「我們分手了，早就分了，在冬天的時候，在雨絲紛飛的夜晚……」

她忽然嗥叫起來撲向他，雙手用強烈的力道勒住他的喉嚨，聲音完全扭曲變形。「為什麼會離開呢？都是他騙我的嗎？」她的臉仍然在笑，斗大的淚珠從眼眶滾出，他的咽喉痛起來，但他無法掙脫。這不是攻擊，是悲傷的懇求，懇求上帝饒恕，讓她忘記曾經，任何篆刻心底的回憶。

對不起，我愛的人，我所寫的音樂……他在她手裡無力掙扎。沒辦法拯救妳的藍色深淵。

房門砰然打開，力道放鬆，他瞬間往後跌，撞破擱在桌子上的碗盤和藥罐。他搖搖擺擺，從護士小姐尖叫的雙臂下鑽過去。

手機的錄音播放到最後一小節，他本來要描寫的是被愛之箭射穿，陷入愛河

的人們。此時此刻，傳入他耳中，卻是翱翔天際的飛鳥被獵殺，心臟動脈被刺破的哀鳴。

最後一眼，他看見那叢白色汽球，從打開的窗戶飛出去，像白雲，像飛雀，像一尾尾憂鬱的魚。或者，更似遞向天堂的喪信。

六

此後他唱歌，努力的創作。雖沒成為他少時夢想的樂壇頂尖人物，卻依舊頗具影響力和知名度。但他在感情方面數度破滅，朋友翻臉，家庭失和，但每度過一次風波，他的曲就愈加輝煌亮眼。他曾這樣說過：

我的創作是悲傷的總和，彷彿一隻天生殘疾，而無法向愛人求偶的雀鳥，在藍之月圓下起舞，夜色越恐怖，就越美麗動人。

當然他當時不知曉，自己終將抵達藍色月圓之夜，從生滿深靛海草般的野原走過。爛泥層層堆疊，遠處深邃大湖有兩隻長著人手的魚，搖晃五尺長的身軀在裡頭優游，湖水倒映出冷冷燃燒的星辰，數千年前傳送而來的光芒刺痛他的雙眼。他最深愛，也帶給他最多痛苦刺激的所有聲音都屏住氣息，像要等待什麼事情發生般一片死寂。

草原盡頭擺著一架鋼琴，烤漆是不屬於凡間，非藍非青的顏色，閃爍淡淡的光澤。整回人世，他只在那數個月，為女孩作曲時看過這種輝芒。他溫柔的掀開琴蓋，試圖懷抱當初的心情坐上位子，手指慢慢滑過大鳥的骨骼。它振振羽毛，空洞的黑眼望著他，彷彿久違的老友，用某種最憂傷的方式打招呼。他揭開鳥羽，指尖湧出熱流，音樂輕輕緩緩，美好不已。但與當初冬日，病房裡播放的樂曲，始終有著望塵莫及，絕對性距離的差異。

世界的終焉，他呢喃道。

這就是我的歸屬，毫無愛意。

只剩下我自己和我的才華的地方。

方時秋風再起。

(全文完。)